一纸家书映初心

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

刘大先

“你的志气是很好的，但是要虚心学习，不要骄傲自满，对人要和气亲热，走群众路线”。这是1960年2月1日，已经82岁的吴玉章老人写给孙辈的回信中的勉励话语。这是一封接近4000字的长信，跟常见的那种家书不同，几乎没有谈论家长里短或世故人情的日常生活，而更多是谆谆垂训、勖勉晚辈的话语。

在信的开头，吴老热情表扬了还在上学的孙子（女）取得的成绩，对不怕困难的意志不吝赞美。听到他们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他特别强调一定要有无产阶级世界观，旋即细致地对如何学习理论进行了指导，具体到文章和著作的篇目，中心都是围绕如何塑造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。

循着孙子提到他的父亲，吴老回忆起自己儿子吴震寰的一生。在他的笔下，儿子是一个很好的水电工程师，着力于专业，但不愿意深入地进行革命理论的学习，“只专不红，为科学而科学”，最后中了敌人的奸计，在手术中被暗害。舐犊情深，溢于言表。作为父亲，他为自己去日本留学没能给儿子提供很好的教育而愧疚，即便如此，在评价时依然公大于私，客观评价：儿子“学问品质是好的”，但是“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”。

他又同孙辈谈起自己的经历。少时，“父、兄教导我要作一个顶天立地的有志气的人”，父亲早逝后陪伴祖母，祖母、母亲又相继去世，在二哥的教导下，走上革命的道路。革命经历挫折，二哥自杀，“所以写这些事实告诉你们，是要使你们知道革命有今日这样伟大的胜利不是容易得来”，而今天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则是乐观的。在新的社会中，“为人民作点有益的事情”，是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夙愿，尽管已经到了耄耋之年，仍然壮心不已，要为党和政府交付的文字改革工作努力奋斗。

最后，吴老总结道：“我并无过人的特长，只是忠诚老实，不自欺欺人，想作一个‘以身作则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。我是以随时代前进不断改造自己，使不至成为时代落伍的人。”回家乡去调研，就是要“在实践中来提高自己”，说到底还是要尽力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。

隔了一个甲子之后，再来读这样的一封家书，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说陌生，是因为人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写信了。倒不只是因为媒介手段的变化，写信这种方式被其他更为便捷的联系方式替代了，而是说信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睽违已久，仿佛那些大道理显得有些远离日常。说熟悉，是因为尽管现实中可能很少有爷爷会这么跟孙辈谈理想、谈党性、谈革命，但是它并不空泛，反而是同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之所以看上去似乎有些遥远，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的修养与品格没有达到那个境界。亲人之间的书信，往往被视为私人化的表达，但是这种私人化并不排斥公共性的大道理，只要道理在讲述中是真诚的。

关于吴玉章老人，我最初的了解是去中国人民大学开会，看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路，知道他曾经做过该校的校长。几年后，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，编辑联系我说要推荐申报“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”，我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倒是借此缘由，对吴老在革命家与教育家的身份与角色之外，更增添了学术上的认知。他从1955年起，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，在语言文字改革工作中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方案，扫除文盲、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。到了80多岁高龄，还在人民大学的讲台上给学生上党课。

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优秀共产党人。毛泽东同志曾称赞他：“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，一贯的有益于青年，一贯的有益于革命，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，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！”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，知行合一，一以贯之，正是老一代革命者忠诚的信念和身体力行的实践。共产党人从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他们的改造自我和改造世界齐头并进，并且将其内化在心灵深处，光明磊落，坦坦荡荡，所以说起大道理也真诚恳切，没有半点虚伪做作之感。

吴老的家书，不由得让我想起我的外公，一个在基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党员。他的床头四角摆放着硬壳装的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这在乡村中极为少见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虽然和蔼可亲，但是从来不跟儿孙聊琐碎日常，说的都是国家大事，教育子女严格甚至严厉。记忆中，每次吃完晚饭，八仙桌就擦拭干净，放上两盏煤油灯，几个舅舅一人一方温习功课，全家都鸦雀无声。他没有吴老那样的成就，也没有跟我有太多交流，但是在我心目中他们一样地让人尊敬，都是有着素朴初心的共产党员，不被世俗事务所困扰，而始终葆有理想主义的激情，并且以身作则，用自己的行动示范给后代子孙。

舅舅们后来都考上了大学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，一家出3个大学生，也并不多见。三舅还在上海成为一位名医，后来到云南的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去支援边疆医疗事业，也算是践行了外公的教诲。到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是外公送我到学校的，临别时候跟我说，衣服洗干净，饭好好吃，多做点服务同学的事情。如今外公已经去世多年，重读吴老的家书又让我想起那些记忆里的吉光片羽，当时只道是寻常，过后发现，它们已经在不经意间融入我的生命之中。

文思

杜诗里的“取景框”

戴一菲

生活里的诗意，往往藏在有限的视野之中。唐代诗人杜甫习惯依托身边的建筑景致框定画面，将眼前的风物景象与人生际遇、时代的兴衰变迁相融相合。

在杜甫诸多写景诗作中，《绝句》中“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”两句的框景最为经典，简单的门窗竖框，串联起“千秋雪”与“万里船”，近景与远景、静态与动态相互映衬。这种观景方式贴近日常，平常视野却能酝酿出悠远动人的诗意。

品读杜诗不难发现，他笔下的取景框架是多变的，景致的冷暖色调，始终贴合自身境遇。定居成都草堂的安稳岁月，眼中的窗景也清幽舒缓。《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》中，“槛峻背幽谷，窗虚交茂林”，空透的窗轩衔接窗外繁茂林木与幽深山谷，室内外景致交融一体，意境悠然。而当杜甫离开草堂、辗转漂泊四方，《客亭》中“秋窗犹曙色，落木更天风”，萧瑟窗景里则有了几分漂泊的孤寂落寞。

而杜诗中的篱门横向取景，开合之间尽显田园烟火与人生聚散况味。《野老》中“野老篱前江岸回，柴门不正逐江开”，篱墙围合出静谧的山居院落，柴门顺着江岸走势敞开；《客至》中“舍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见群鸥日日来。花径不曾缘客扫，蓬门今始为君开”，将篱门开合的意境发挥到极致，闭门便是清幽小院、独处安然，开门便是春水环绕、群鸥翩飞。晚年漂泊，熟悉的篱门景致多了一点淡淡的哀愁，《南邻》中“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送柴门月色新”，暮色笼罩江村，白沙翠竹、初升月色尽入柴门框定的视野，清冷的氛围之中，暗含友人别离的怅惘。

门窗篱框收纳日常悲欢，而高楼危栏构筑的宏大视野框架，则承载着山河壮阔与家国悲慨。《登楼》中“花近高楼伤客心，万方多难此登临。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”，以高楼为巨型画框，岁月变迁、个人流离困顿与世间的动荡多难，在辽阔山河中融为一体。《登高》中“风急天高猿啸哀，渚清沙白鸟飞回。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凭栏远眺，秋风浩荡、猿鸟哀鸣，落木无边、长江奔涌，苍茫壮阔的秋景，反衬出诗人暮年多病、孤苦无依的窘迫境遇。《秋兴八首》中“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”，栏外江涛翻涌、风云密布，窗前菊开叶落、孤舟静泊，眼前景致触发无尽情思，故园思念、漂泊苦楚尽数流露。《登岳阳楼》中“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”，洞庭湖水浩瀚无垠、吞吐乾坤，反观自身亲朋离散、老病漂泊，壮阔山河与落魄身世形成强烈反差，深沉的家国身世之悲扑面而来。

杜甫的取景框有虚有实，虚实相映。门窗竖框、柴篱横框、楼栏巨框以及城垣残框搭建起一方方独特的观景视野，如同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风景边界，朴素却极具温度。杜甫一生辗转沉浮，借着诗中的框景，收纳四时风景，承载人生起落悲欢，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兴衰紧密交织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们依旧会凭窗倚门，在一方有限视野里感悟生活、安放内心，也在杜甫的诗中，读懂千年不变的山河诗意与人生滋味。

文思

在北京逛报刊亭

夏钦

去年秋天到北京参加培训，空闲时间最吸引我的，不是繁华夜景，不是气派建筑，而是一个街角的报刊亭。

记忆中，报刊亭从视野中消失好些年了。华灯初上时，外出散步，意外与这个报刊亭撞个满怀，脚步像被磁铁吸上了一般，挪不动步了。

报刊亭是多棱角支撑的彩钢结构，有些破旧，顶上散落着零星的树叶，摆着最新出版的报纸、杂志，两边是归类整齐的各式期刊，文学、时尚、体育、汽车……种类丰富。

与摊主隔着小小的门框攀谈起来：“您这个报刊亭摆了多少年了？”“五六年了。”“哪些好卖呢？”“不同年龄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，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。”

闲聊间，不时有过往的人聚在报刊亭前。“老板，给我拿份《参考消息》。”“老板，给我拿瓶脉动饮料。”我站在一边，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繁忙的瞬间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经常会到这个报刊亭逛逛，翻翻那些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报刊，就像和一个失散多年的老友对视。有时和摊主闲聊几句，临走时，要么选一两份报纸，要么买本杂志。一周的培训结束，在这个报刊亭买了9份报纸、3本期刊，消费70元。和摊主老董也熟悉起来，由此知道了他的一些故事。

老董是一名退休职工，以前在企业从事党建和宣传工作，对文字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喜爱。“现在不少孩子爱玩手机，我总是对来买书的学生不断地讲，玩手机伤眼睛，要多读纸质书，好书不厌百回读。”老董感慨。

每天上午10点左右，报刊亭开始营业，一直到晚上10点关门。售卖的报刊种类都是老董亲自选定。每天在几平方米的空间待十几个小时，夏天闷热，冬天寒冷，每个月的纯收入也就两三千元，没有一点情怀，确实很难坚持下去。

“现在在打造‘书香朝阳’，报刊亭也可以成为外地人认识这座城市文气的一个窗口。”离京前和老董聊天，他随意说出的这句话，让我尤为难忘。

回到成都，看到一则新闻。北京景山公园新添一座编号0001的邮政报刊亭。除了有报刊、文创、冷饮售卖外，还有免费杂志阅读区和邮筒投递等特色服务。下次到北京，又有其他的报刊亭可以逛了。

甘蔗

景淑贞

你相信。一根甘蔗的身体里
藏着一列火车
从春天开往秋天
每一节车厢都载有不同的故事

但主题都是甜的。一列火车
带着满车厢的甜蜜
在春风中奔跑
即将停在我们焦渴的喉咙

我们忽略汗渍的辛辣，生活中的
苦楚。一些有意味的酸
确定我们咽下去的不是苦水

一种讲述也在此刻开始
我们含在口中，那些始终难以下咽
艰涩无比的情节
一点一点还原出来

你要相信，那些甜水
都是从生活的艰辛里榨出来的



◀中国画《红荷》，作者齐白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母亲的“自私”

吕凹

母亲腿疾加重，移步困难，便整天“窝”在床上，懒得动弹。可她又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一辈子都勤劳，一旦不能动，就焦虑、发愁。眼见着身子越来越瘦，脸颊则更是瘦得显形，两腮下垂成条缕状，头稍稍一动，就左右晃荡。她在镜子前照了照，苦笑着说：“我整个是一头老山羊，脸上的肉像山羊的胡子。”

我安慰道：“这人一老，腿疾就重，差不多都是这样。所以，您该吃就吃、该睡就睡，别发愁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又不能动，谁侍候我吃？”

我说：“我来吧。”

中午，我从肉铺割来一块羊肉，拿来两棵大葱，剁成馅，给母亲包饺子。这是她喜欢的食物。饺子一捞到盘子里，母亲的眼睛就亮了。她说：“就凭你这份孝心，我吃了。”

我说：“您尽管吃。”

母亲吃得很香，嘴角都溢出油来，她下意识地用手背去揩。我赶紧抽出一张面巾纸，“真是农村老太太，一点儿都不讲究。”她难为情地一笑，接过面巾纸，“只要你愿意侍候，我自然也会讲究。”

这其实是一种暗示，意思是希望我在她身边侍候。

我对母亲说：“明天我要参加一个活动，来不了了，不过，您别担心，我会点个外卖送到您的床前，不会饿着您。”

母亲撇了撇嘴，“你都退休了，还到处瞎跑，我真是闹不明白。”

“瞎跑”一词，有些刺耳，我忍不住说道：“您不明白，我是个社会人，经常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，怎么叫瞎跑？”

母亲干干地笑笑，然后脸阴了下来，“看来你是嫌你娘没用了，明天你就不用来了。”

问题有些严重，好像伤了母亲的心。不忍之下，第二天，我又来了，还给她包羊肉馅饺子。她吃得很开心，吃完了，自己抻了一张面巾纸，不紧不慢地擦着嘴角的油，专注地凝视着我，“你娘是不是很自私？”她问。

我说：“谈不上，不过是老年人的本能。”

母亲笑了，说道：“你这么说，你娘很高兴，哪个做母亲的愿意拖累儿女？母亲的自私，正是提醒你们做儿女的，一定要先把老人们的事安排妥帖了，之后就能毫无牵挂地做自己的事。这就叫作，母亲的自私，正是衬着你们的不自私。”

母亲年轻时当过村里的生产队长，懂得个人与大家之间的道理。那年天大旱，树上的杏子总也不往大了长，总也不成熟，就那么青着。她让村民把青杏薅下来，洗干净了，腌在瓶子里，然后卖到平原去。腌青杏是下饭菜，深为居民所喜，卖了不少钱，就把饥荒度过了。村民欢悦，她本人却受了处分，因为那时候，“毁青”是只顾村民利益而不顾集体利益的自私的表现。母亲虽然受了处分，但干事更自信了，因为她的“自私”，能够让村民受益，她内心妥帖，觉得不亏理。

联想到母亲的为人，我觉得母亲对我说的是真话，便听进去了。

之后的几天，我不仅侍候母亲吃喝，还开车带她到专科医院去针灸、拔罐、热敷、按摩。不久，她的腿疾得到很大的缓解，以至于竟能下地走路了。

母亲开心了，对我说：“我现在自己能够料理自己了，你就放心‘瞎跑’去吧。”

我也大笑起来。马上就想到，母亲的“自私”，其实是让我在生活面前，要有权衡的智慧，能辩证地看问题，让纠结得以化解，既能够尽孝，又能服务社会，做到两全其美。对母亲，我不仅要孝顺，还很敬佩。

兴化早茶宴

王干

把早茶吃成宴席的，一定有兴化人。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早茶，南派的广式早茶，西北宁夏吴忠的早茶，都是各具风味，江苏早茶以扬州和泰州最有名，但在扬州、泰州之间的兴化，早茶又是另外一种风味。

兴化早茶的规格称得上宴席。怎么也会有20道以上的菜肴，最多有48道，凉菜、热菜、包子、甜点，一应俱全，光走菜的时间就有一个多小时。以前兴化人形容大户人家阔气，会说，“他们家天天吃早茶！”

现在，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天天吃早茶了，吃早茶成为兴化的一道风景。一般来说，城市早晨的饭店多是冷冷清清的，而兴化的饭店从早晨开始就车水马龙地热乎起来。全城的早茶店在天明时分就忙得冒烟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兴化人的勤劳和热爱生活，是从早茶开始的。

先上的是“茶”，却不是清茶。紫铜壶里斟出来，琥珀色的，不是名贵的外地茶，而是本地特产的“大麦茶”，焦香里带着粮食的厚道。茶过一巡，8个冷碟便上来了，在白瓷小碟里摆出个梅花阵。肴肉是水晶似的透，醉虾还微微弹着须，咸鸭蛋的红油汪着，像小小的日头。最妙的是那一碟糖渍生姜片，薄如蝉翼，甜里透着辛辣，专为后面的大菜开胃的。

热炒流水一样陆陆续续地上来了，蟹黄豆腐还在小砂锅里“咕嘟嘟”冒着金黄的泡，清炒河虾仁的玉白身子已到了眼前。才夹一箸脆鳝丝，那盘烫干丝又散着热腾腾的豆香气来了。干丝切得能穿针，在鸡汤里滚过，堆成小山，顶上撒着开洋、嫩姜丝、肴肉丝，像戴了顶五彩的冠。吃这干丝须得耐心，一筷子挑起来，丝丝缕缕都挂着鲜，急不得。

主角总是在最熨帖的时候登场。那“一品大包”，名头唬人，模样却憨实，拳头大小，收口处捏着30多道褶，像朵将开未开的菊。掰开来，热气“噗”的一声，蟹黄的艳、猪肉的腴、笋丁的脆，混作一团金红的馅心，直往人心里钻。佐包子的，必是一碗鱼汤面。汤是夜里就用鲫鱼骨头熬上的，熬得雪白，却不见半点油星。银丝面卧在汤里，吸饱了鲜，滑溜溜的，不用嚼，自己就往喉咙里去了。

正吃着，服务员又端来个青花大碗，稳稳放在桌子中央。碗里是4只圆墩墩、油亮亮的“肉坨子”，在清亮的汤里半浮半沉，看着就觉得实在。这便是兴化早茶里顶顶实在的狮子头，不过本地人不爱那威风凛凛的大名，就爱叫它“肉坨子”，透着股自家灶头的亲昵。这肉坨子，三分肥七分瘦，细细切，粗粗斩，团得松而不散，入口是酥嫩，舌尖一抵便化开，满嘴是肉香、葱香，还有一丝隐约的荸荠的清甜。自有一股水乡的浑朴与丰腴，是能落到肠胃最踏实的满足。这肉坨子上桌，早茶的宴席才算真正有了主心骨。

除了满桌的“大菜”，还有小巧的点心做伴。服务员托着个红漆大托盘过来了，上头是几个青瓷小碟，摆得齐整。小麻饼、云片糕，再旁边，是大京果与小京果。最特别的，是那一小碗用开水调开的京果粉，稠稠的，糊糊的，散发着炒熟的糯米粉与糖的焦香，是老人和孩子顶爱的，也是早年走亲访友时体面又实在的“茶食”主角。这几样，如今在别处已少见，在兴化，却仍是早茶桌上的“老资格”，是时光留下的、带着油纸包气息的甜。

兴化早茶不是千篇一律的重复，早茶的品种会随着时令而变更。元宵节前后，那洁白的米粉团子，裹着流心的黑芝麻或甜蜜的豆沙，便在清晨的雾气里浮上来了，软糯香甜，是新年第一个圆满的句点。若是清明时节，那一抹最动人的翠绿——青团，便幽幽地来了。麦草汁染的碧色，是江南春天最浓的一滴，豆沙馅甜得含蓄，仿佛把湿润的、草长莺飞的清明都包在了那团软糯里。而到了年关，年糕更是隆重登场，或蒸或炒，入口韧韧的，带着粮食最本真的香甜，是“年年高”的念想，也是对过往一年最瓷实的、有嚼头的回甘。

兴化的早茶桌上，吃的不只是食物，是节气，是光阴，更是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温润的、代代相传的老味道。四时节令的滋味与“老资格”的茶点，就这样不着痕迹地融进日常的晨光里。

兴化早茶景象，让人想起兴化那位出名的老乡——郑板桥。这位“难得糊涂”的老先生，一生痴迷于“俗”趣，在扬州卖画时，念念不忘的是在家乡的湖上买湖鱼、街头择园蔬。他说“白菜青盐糙米饭，瓦壶天水菊花茶”是清福，可眼前这热气蒸腾又承载着四时八节密码与岁月旧影的早茶宴，何尝不是另一种更热闹、更扎实、更接地气的人间清福？

多味斋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：100733 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